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安盛高潑律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安盛高潑律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為梁騎兵伍長梁兵擊

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

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為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

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主遣使致書皇太祖成大

祖以晉書詞嫚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

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澗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

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淡目而胡鬚者

牧馬襄陵道列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

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

寧兵萬人會叔琮御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

五代史記卷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
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
今日病不能行者林公之病者照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殿
而還至石會留數騎巨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
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
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為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
憐之養巨為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穎二州刺史昭宗
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為天
子昭宗反正以謂太子年幼為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為
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踈秀惡之謂宰相崔胤

曰德王豈真為季述所立歟胤曰臣安敢欺及之胤胤奏

臣爾昭宗遷洛謂將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為欲
殺之因泣下懿指流血玄暉具巨曰太祖太祖益惡之是
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為梁所追而晉人蜀巨為
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大
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患恐昭宗奔他鎮巨兵七萬如河中
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弑逆八月壬辰
彥威叔琮巨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巨兵百人叩宮門奏
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巨兵入龍武牙官史
太殺之趨椒闥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
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計至河中大祖
陽為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

邪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實我呂城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唐故內令景姪言當彥威等獄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回為一阮瘞于龍興寺其請合為一家而改葬之詔以故穉王為晉葬曰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為唐金文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自東于太祖太祖留出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會梁邸官劉柔未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敏見振曰今主上嚴當誅殺不羣中尉則安及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協力希正曰如何振曰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取爾物希正曰萬之計方休然曰事無成無事無為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嚴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皇上皇立皇太子裕為太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詐為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為振曰夫豎牙伊戾出亂所自為霸者身自也今閣官作亂天子危屢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泣止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軹峯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胤不知所為振曰獨不聞漢張繡與曹公為敵然不歸表紹而歸豐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讎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肯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

加譴論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為鴟梟
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宋友恭氏叔琮謀之昭
宗崩太祖問振所曰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
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
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中連至中允憤唐公卿
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
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累遷
戶部尚書友珪時呂振代敬翔為出使政院使莊宗滅梁入
汴振謁見部崇誦曰人言李振代奇才否曰今見之乃常
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為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
籍通判宋軍等州使軍院使也與徐官部乞正澤直晉州
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曰調
兵賦太祖乃榜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
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由公立持書呈汴
陰謂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語之其
得其事迪不暇啓遣宋友靈以兵巡兗鄆且故師範雖竊
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饗許其功臣將
吏入見太祖自迪曰叶某之功惟裴公有肉之佐人不足當
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二歲告
老曰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威肇為人彊敏有口辯事
梁太祖為都統判官中書取執奉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

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重臣入蔡州視之業
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重臣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業不
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洪妻庸人也業後果爲部瑋所殺
瑋臣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
溥破黃巢獻賊而已宗權不足得左拾遺徐彥樞大疏請
所在斬決太祖遣重臣奏事京師佯佞論列卒得宗權太祖
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重臣由魏略間道
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重臣太祖已破交鄆遂攻吳大敗于
清口太祖聞諸鎮乘間圖已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
等薦已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重臣固辯故大
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呂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重臣鄆
州爲後昭宗惡重臣入爲可南莊六軍諸將副使重臣首
守太子太傅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
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李
讓開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呂李讓爲養子循乃
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請見乳母有愛之者
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殷衡昭宗
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召梁人代之臣王殷爲
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將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弑昭宗之
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
王殷譏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
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
遣裴迪爲方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

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
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臣不即遜位
者當果生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
子可乎璨懇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因殺璨及
玄暉廷範等皆循為樞密副使唐臣事梁為汝州防禦使
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
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
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三而戒其入曰先
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召為樞密使明宗
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造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
寃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為人柔佞而險猾安
重誨每見現言曰凡循所言無不從明宗嘗欲與皇太子
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呂女妻皇太子明宗
即以宋王從厚女循女重誨始惡其為人出循為忠武軍
節度使從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黃巢陷長安惟
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與平州將
壯其所為益呂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
朱玫亂京師信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巢不遷鄜州節度
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
與神策軍復應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
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呂為保德昭呂
父任為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

宮宰相崔胤謀返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叢竒實應胤胤裂衣焚香為誓官盟大復元年正月朔未旦李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重昭宗聞外諠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李述誅矣白帝當返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皆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賊黨悉首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返正官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定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二使相因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呂為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為扞敵梁岐六公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胤皆從而德昭獨留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之太祖至華州德昭召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為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召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昭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呂疾免太祖即位呂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呂為左衛大將軍末帝大拜左金吾大將軍呂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宦者俱見殺

王敬業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潁州刺史不能拒敬業遂代之即拜刺史敬業為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為鄰境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來陷河南諸州獨

敬堯不可下由是請旁諸州民皆保敬堯避賊是時所在
殘破獨賴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賴州敬堯供饋
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堯治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
龐師古死滑河口敗兵亡歸過賴大雪士卒饑凍敬堯乃泐
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哺之亡卒多賴臣全活太祖表敬
堯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
祖即位敬堯自疾致仕後卒于家

蔣殷幼為士重益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臣王氏
舊因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在愛少唐遷洛陽殷為宣
徽北院使太祖已上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高帝遣殷
勞軍是時高帝方上郊殷與樞密使將玄暉等有隙因諧
言與復太后神等殺天不外所天且持者矣以公者言
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為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領全唐
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
柳璨等遣殷弒太后於積善宮高帝上切慙愧自言以母
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及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弒太祖
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
思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思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
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
族自燔死

宋歐陽脩撰徐無忌墓誌明汪文盛書向潑傳汝舟校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入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劔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忠安為夾城攻潞州又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

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已心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邺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為親軍指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孫告靈武且請遣韓德與兵孫德與韓德知俊以韓德為大將懷英於韓德韓德與兵韓德與兵知俊以韓德為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元鳳閣山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忌事問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昌為武信軍節度使使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錐待知俊甚厚然次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夫共嫉之知俊為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構為謠言曰黑牛出圈撥繩斷建之器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壘之歌尤能悽慘其聲且自喜後去為盜賊太祖俱起黃巢梁太祖鎮宣武昌為宣武都押衙光啟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于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

會及葛劼周等將萬人救出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吾兵少而來遠且至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流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劼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均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均降亳州宋瑛曰兵馮餘數詭果大會及瑛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呂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自會為昭義軍節度使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召會為昭義軍節度使昭示遇弒會與二軍約事發哀求軍攻燕滄州燕王劉

大原賜臣甲第伏在諸將上世宗曰會為都招討使夫祐七年臣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為滑州牙將梁太祖無賴言我德倫從太祖征伐臣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觀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曰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臣張均為節度使魏博具三州仍為天雄軍臣德倫為節度使遣劉鄩臣兵出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臣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臣慮彥章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問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野効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曰朝廷曰我軍府疆盛設法殘破之況我六州皆為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

金波亭去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
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
曰刺史彥調異曰為我報皇帝二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
軍割隸無名所曰亂其伯曰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
帝可曰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
使人諭彥曰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傭保
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亮題白為我作奏若復
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曰王松死鎮人請降
遣鄩曰兵定鎮州非有忙也若魏不使之即召鄩還戒彥
勿為朝廷生事彥乃曰楊師厚鎮魏州首帶招討使逼德
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論曰詔書彥烈不詔師厚抵于地曰愚王
德倫下多弁權承業則德倫為變殺之

問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為朱瑋牙將瑋走淮南寶降於
梁梁太祖特為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末嘗獨立戰
功至末帝時曰寶為保義軍節度使貞明年賀德倫曰
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洛磁相衛後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
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
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琮檢
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
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還保

臨僕實曰未決勝料勢決戰料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
梁兵窘感其勢可破勝而驕意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
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
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呂實為招討使明年二月寶戰
敗退保趙州斬憤發祖卒追贈大師晉皇太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為大原軍卒有罪以命于梁末帝遣
段凝軍于河上呂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
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自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
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祿日軍使兼
南面招收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
懦弱趙巖廢塔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呂入金多
貽其寵而制之時故將皆出其下修章驍將也皆驍
亾之勢也莊宗又問其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
呂仲冬大舉遣軍高呂陝魏澤潞之衆出石曹呂攻太原
霍彥威呂嗣而汝洛之兵控用名呂通鎮定王彥章呂京
師杜重威等州以歸呂河上之軍皆陛下莊宗初聞延孝
言梁必亡臣及聞其大舉也思曰其將何呂禦之延孝曰
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臣鐵騎五千自鄆趨
汴出其不意搗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
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
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呂功拜鄭州
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
蜀呂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

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古柏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
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
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
關彼將迎降不暇若脩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行得閉關為
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
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
以蜀降延孝屯漢州呂侯魏王縱爰蜀平延孝功為多左
廂馬步軍都指揮使重璋位在延孝下然持見重於邵崇
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
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寸僕邀相從反俛首部公之門吾
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宗弼宗弼解璋軍
械表為東川節度使璋復怨宗弼宗弼曰吾已命且已定
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旌節因見宗弼宗弼曰璋曰縱
琛反邪敢違宗弼節度延孝思而退明年宗弼死延孝謂璋
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衣呂免繼出及班師命延孝呂出
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聞宋友謙無罪且沒友謙何子令
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出友即誅之繼出不遣延孝而
遣重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
其下曰南平梁曲取蜀其謀盡出然部公而汗馬之勞攻
城破敵者我也今部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
梁臣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將將
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口宋公無罪二百口被誅
重璋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眾自劔州返入
蜀自稱西川節度西川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眾

五代史記卷第... 六
至五萬繼岌遣任圜召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日也知祥
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圍置酒軍中引檻車至
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
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官買而入此檻車邪延孝
曰部崇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曰
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臣此不敢歸朝耳任
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 三十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本府校

張全義我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自田家子役于縣縣令
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召全義為吏
部尚書署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
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召附
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且日寇鈔為事全義
勸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召罕之常之食與全義常有
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
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
急全義之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召兵萬人自九鼎
渡河擊敗罕之於沁水晉軍解去梁召丁會守河陽全義

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集
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遺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
載酒食。勞民賦畝之間。築南北二城。居之數年。人物完
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官闕。府廩倉
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
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爽。太祖猜忍。晚年尤甚。全
義奉事益謹。宗爽自免。自恐與宗爽戰。河北兵數敗。全義
輒免卒伍。鎧馬月獻之。曰補其缺。太祖兵敗。脩縣道。丙還
洛。全義會節園。碎。署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
繼祚。憤耻不自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空之
兵。圍河陽。啖木屑。臣爲食。惟有馬。欲殺臣。餉軍。死在朝
堂。到罪。須出。祚得在。祚曰。初。我不可。全義乃信。增明
敏。肉口。時。入見。萬聲曰。宗爽種田。與爾守河南。二十
年。開荒。新上。据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
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全義事
梁。累拜中書令。各邑至萬三千戶。兼領中武陟。魏。鄭。滑。河
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
義爲李空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
給巨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
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憐之。曰。卿家弟
姪。卒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泣。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
登。宴。搗盡歡。命皇子繼安。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
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

自皇后以自詆初梁末帝在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遷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自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改封晉王初莊宗城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曰謂梁雖仇敵今已屠滅其家足自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自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為然雖太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醞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宅哉全義嘗其在巢賊中自為譏己因大怒奏言殺監軍者天下禮及德裕亦行誅言則無可如何也

自為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鄆崇誦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群臣固請不從會取後全義力自為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

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嘗與族誅而宰相桑維翰曰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曰卒諱滿池有罪去為盜石壕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友謙為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為人嚴酷與其弟珂在河中戰敗其身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珙

璠立友謙復召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全表友謙代璠
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
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召
處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錄召為子太祖即位
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其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
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觀
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勣將康懷英等兵
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潞潞召友謙之遇懷英于解縣大破之
追至白運嶺夜乘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
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其
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
色時梁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為李存審所
叛始絕梁而附晉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為李存審所
敗晉封友謙山平王加守太尉召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
使其宗族梁人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子鉅萬
明年加守大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召其子令德為遂
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
十餘人因宗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
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
謙聞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兵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
皆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召為討已閣兵自備又言與崇
韜謀反且曰崇韜所召反于蜀者皆友謙為內應友謙見
崇韜死謀與存又為部以報克莊宗初疑其事群伶宦官

日夜目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曰自明將吏皆勸其
母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曰讒死我不自明誰爲
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爲詔書告友謙友莊宗
感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召兵圍其館
驅友謙出微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及殺令德
於遂州王忠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
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
朱氏宗族當死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曰其族
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
不知爲何語魯奇亦爲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
坐友謙族誅天下爲之

唐末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曰其
軍作亂友珪遣重遇戍威敵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
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曰重遇故欲盡
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偽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
愆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
趨洛陽擒之曰其自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

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馳奏言龍驤帝反象先聞之即
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冢先鎮南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
軍事貞明四年為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第先為梁將
未嘗有戰功徒巨物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
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城梁象先來朝洛
陽犒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
內外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
宣武軍為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為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
元年六十一贈大師象先子正辭官至刺史忠義周世宗
時為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
十餘間使居於其地莊宗時正辭在任為
立復獻五萬緡求為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
吐蕃界中正辭憚不從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
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求之而止山帝時又獻錢二萬
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帑水及而卒正辭積錢盈
室至中嘗有鼓如牛人目為妖勸其散積巨賫之正辭曰
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且益巨錢聲必止聞者傳以
為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人也其父元禮為軍校從梁軍戰
歿于清口漢賓為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
為養子是時梁方東攻鄆州朱瑋募其軍中驍勇者
數雙馬于其頰號馮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

號若鴈都巨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巨為朱若鴈
漢賓事梁為天威軍使歷磁滑宋高平曹五州刺史安運軍
節度使莊宗滅梁遷漢賓為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
宗因出游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
歌舞莊宗權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公漢賓自此有寵初漢
賓在梁也與宋友謙俱為太祖養子而友謙生長漢賓以
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
其後友謙見族人皆巨為漢賓有力明宗入立巨漢賓為
莊宗所厚漢賓之巨為右衛上將軍安軍誨用事漢賓依附
之相為婚媾由是復得為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
為上將軍遂巨太子少保致侍漢賓為將未嘗有戰功而
歸祿時則太子少保也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為湘池王簿其父事
梁太祖巨事坐徒後凝在官亦事太祖為軍巡使又巨其
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為美人凝為人怙巧善窺迎人意又
巨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為懷州刺史梁太祖
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
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為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
疑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太子於此請罷之太祖曰疑未
有罪擬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一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嘗下
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巨王彥章為招討使疑為副是時
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疑依附巖等為彥章
章為招討使三日用高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彥與彥章各

自上其功嚴整等從中唐彦章功狀悉歸其功於疑疑因納
金嚴整等求代彦章末帝惑嚴整等言卒以疑為招討使軍于
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疑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
唐軍號護馬水鄆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疑京師無備
乃遣張漢倫馳騎召疑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
已而梁二疑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
疑奏故梁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
靈請詔自族疑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
人景進納賂劉皇后旨求恩寵莊宗其親愛之賜姓名曰
李紹欵以為為秦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
請誅其姦償甚小釋之郃崇固請以為不可莊宗怒曰朕
為天子制都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
每以為不可武所軍節度使知在禮及紹宏請以疑招
討莊宗使疑除秦方略疑所請福禪皆其故堂莊宗疑之
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塗州賜死

劉紀汴州節度使也世為宣武軍牙將梁太祖封宣武
以軍卒補隊長稍巨戰功遷下將為襄州都指揮使山南
節度使王班為亂軍所殺亂軍推紀為留後紀偽許之明
日贊上于庭伏甲於中酒半捨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
兵亦主襄州平昌功拜復州刺史徙居安二州末帝時為
晉州觀察留後八年日內晉人交戰莊宗滅梁紀來朝
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岳陽之南鄙又失不早相聞
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紀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為節度使

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銘代之玘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為劉仁恭騎將仁恭為其子守

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

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

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其

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皆晉

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推堅陷

陣歸化一軍為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與

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為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

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

為段凝所囚以口裕為房州刺史明宗時遷絳州刺史

遷相州刺史後所居山安州近海信

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佗屋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

知裕深串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罷為右神武統軍應順

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為官武軍卒以善射知名

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

鐸其姓名在箭前晉以射晉軍而矢中其宗馬鞍莊宗接

矢見思鐸姓名可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

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記之拜龍武右相都指揮

使思鐸尚山時為陳蔡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

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敏傳汝舟校

趙在禮字幹臣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遂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一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政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昇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

疑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斥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勅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撫管戲爾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為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及彥威別討趙大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真軍吏張破敗率眾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曰自吾為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之功名取品貴之特况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監防魏博諸軍其輩初無叛心直畏死耳公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者真之任請曰天子何苦冷滯其借人有之我輩何所畏哉而車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會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曲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註定明宗勸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公其公報仇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從鎮平盧未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為賀明宗賜兩箭前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公眾舉以前為號今然非

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威各有淳于晏者。益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為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摩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乃家屬皆以晏為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於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大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為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閫軍。稍遷。親隨軍。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溫賜姓李。氏名曰昭。後以為曹州刺史。魏晉趙之州刺史。房知溫。自魏及兵。南。向。知。溫。首。馬。趙。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為。北。面。招。討。使。屯。于。唐。臺。明。宗。清。百。官。往。代。知。溫。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吟。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紉。成。誅。衙。軍。揚。師。厚。為。節。度。使。復。置。銀。搶。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厚。幾。為。梁。帝。師。厚。卒。以。負。德。倫。代。之。末。帝。崇。魏。軍。疆。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為。兩。鎮。魏。軍。由。此。在。亂。劫。德。倫。拔。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嘗。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帝。用。暉。之。亂。劫。趙。在。劫。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維。軍。以。魏。軍。素。驕。常。帶。懼。禍。不。皇。居。降。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嘗。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八。唐。臺。

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
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
喜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
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繼留
知溫知溫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為也知
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
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
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名魏之騎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
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太平平盧
初明宗為北面招討使而知溫為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
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廢帝出奔知
溫乘間遣使觀之意謂其伺馬等中曰吾自有戡殺之義
王兵威甚厲事未可知知沖請懷表而出以覘之及冲至京
師廢帝已入立冲即表稱賀選物知溫入朝廢帝憚勞
之甚厚知溫還封東平王太常寺卿冊拜王台王帝臨
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
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
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圖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
禮甲還有司知溫在鎮常厚餼其民積貨鉅萬治第青州
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
尉知溫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
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
分其餘皆著名皆為世家云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漢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節為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為行營馮部軍都指揮使在宗入汴晏球必兵拒之拜封丘關馮部已放兵解甲降唐宗入汴晏球必兵拒之拜齊州防禦使戊戌橋關明宗兵變自鄆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明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秃兒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秃兒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晏球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眾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眾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言高岡號令諸將皆馮部兵用短兵回顛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右前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秃兒餒

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楊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
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
故強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
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秃鹼又走楊隱其衆奔
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獲白挺所在擊殺之無遺後復類
楊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為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
詔責請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楊隱等辭其卑
遜輒斬其使以絕。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
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又不克明宗數遣人
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勗等
宣旨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
是名將所入與牛酒暖球乃木讓其分食其州之賊悉
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秃鹼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
以城陷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略言無士卒其擊秃
鹼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薊晏球沒獨不勅
卒以持久懈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
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
累官至兼中書令是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主重霸得罪奔于梁

又奔于蜀重霸為人狡譎多知自喜事人蜀王建以為親將

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梁

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

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

木獻行請行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
霸曰劔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
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承休整
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
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為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
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為
閬州團練使罷為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為匡國軍節度使
廢帝時為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
州

王建美邈州榆杜人也唐明宗為代州刺史以建立為虞
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
而答之莊宗怒欲殺之月宗為王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公
在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
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事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
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安州士都有二志數以
書通建立約為兄弟重誨知之以為言明宗不欲傷建立
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
罷重誨群臣左右調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為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
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
得疾者乃出為平盧軍節度使徙上黨建立快快不得
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
自詣京師闈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為重誨所橫

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壽壽汝邪賜以茶
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追爲太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
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二十年前老兄可母拜
賜以有輿入朝給二臣者掖而升殿宴見其渥文徙昭義
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感浮圖
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
去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
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
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
因剽劫從恩家嘗以潞州降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爲昭
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曲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守恩生合鄙人甚苦之守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判等
軍出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仗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
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而守恩方詣館謁
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
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
召君士臣上殿樹諭之羣臣恐懇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
陛下始睡覺矣人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
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
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
至湯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
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
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

有間隙之端其無若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其冒為常事故特發於其怒順指之聞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大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恠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苦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為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為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為小馬坊使逾年馬大業出滋明宗自魏兵反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懿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南無功而還福為將無它能善者或言明宗嘗召入便殿言以外事福輒為置酒以進相密使安重誥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質作亂澄遣使請朝廷命帥而重誥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為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為重誥所擠明宗召重誥為福史使鎮重誥曰福為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旌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誥遣汝非吾意也吾嘗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甘肅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為三道出其不意盡之吐蕃大駭奔車帳而走殺之始盡獲其王璞綾錦羊馬甚眾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

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
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
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草拜上即隨而至
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西面都部署晉高
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諡曰武安福世本
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
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
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奚聞者笑之

鄧延魯沁州綿上人也又饒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
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禦為將
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及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為
十州馬步軍都督軍吏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
為沁州者九年民至于今思之吾今坐得留刺史其敢忘
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
留不許比自滙道舉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
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為言以謂今天下多事民
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不細而
延魯實人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
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兵而不可勝
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
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
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
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撫之

更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第四十七

雜傳三十五

宋歐陽脩撰無黨法明定文盛高激傳汝舟校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為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為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昨駭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間濮州刺史朱裕募分士為官乃往依之後事梁為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為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為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忠意拜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坐節度使坐節度使為其夫所訟罷為金吾衛

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
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安留後莊宗
滅梁見溫琪曰此為梁守平陽者也嘉慶之因以耀州為順
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留闕下以
為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
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他日明宗詰
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
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為鎮國軍節度
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長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為軍校力敵數
人善用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衝鋒莊宗愛其勇以
勳累遷至軍都督軍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
出入陣間者莊宗嘗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為我
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
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甚厚從
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斃其骨人
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斃之工避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丞
斃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屢矣自其為人
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至州防禦使明宗時
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
不能守也先帝能負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檢明宗亦
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
從簡東走破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一心廢
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

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遷洛陽
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
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
食許州富人有毒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
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一卒歎曰
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
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從貞為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洧為宿州
刺史梁兵攻洧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為四鎮客將長
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瀘衛三州為昭德軍以筠
為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
後以為永平軍節度使梁二軍唐見為京兆尹從部崇顯
代蜀為劍南西川又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
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
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
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為西京留守戒
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為左驍衛上將
軍筠弟錢崇均為京兆尹時以為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
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置錢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
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錢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
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失為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
死筠即掠其家資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
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具在筠因以事殺威
而取之魏王繼岌及死謂陶錢悉取其行橐而王行自蜀行

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駁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高祖之兵於劫大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為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為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為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為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效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為內丘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管兵爭山東群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人書岳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族愛皇不敢往周意憐之為送

至西山有叢林中身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周送空山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于方願降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且以圖雪里負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高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末知所歸乃魚岳言至青山歸晉王以周為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為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位將代周守幾為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之莊宗笑曰

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
比至周已絕糧三日並示以巨械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
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
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從鎮靜難歷武寧
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高祖時復鎮靜難罷
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中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
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涪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汜水爲
秦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
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梁且言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
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
柰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
之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所敗處讓以留事晉莊宗
即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大成中遣引進使累遷
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延
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官徽南院
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
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質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質還
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
入城譬言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嘗以臣者爲之
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
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維翰老心不平之
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
求請尚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

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在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
己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處讓在職凡
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
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暮年起復為彰德軍節
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大師

李承約字德儉薊門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檢
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
奔晉晉皇太后以為匡霸指授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
洛邠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
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
璋論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
拜承約兼節度使承約以恩言無者表奏各勸成德樂興
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為許留一年召
為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為左
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
七十五贈太子大師

張希崇字德奉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
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
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司馬明
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
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為人
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
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
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

其間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爲
寔實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寔中
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
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戎兵餉道常
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
宗下詔褒美希崇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
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
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疆豈非命邪希崇
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為將不喜
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
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
子仁謙

王爲五院軍隊長梁丕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
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
場務滯營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
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翔擣四鄰
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
廢帝即位德少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以
金為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為
上將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緝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
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墮蒲羅莊宗壯之以爲帳前
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

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為不法人無敢
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為
招討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
為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壕登城城守者
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憚之
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穎隴絳
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
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
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
實對廷蘊遂薦為相數薦為廷蘊於安重誨
重誨屢言以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際終恨之故終不乘旄
節廷蘊素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為捉生指
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為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
歷博單郟沂四州刺史全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全州
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
節以為滄州留田後梁高祖入立即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
徙鎮安遠代李金全全叛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
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
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二千級生擒十餘人承裕
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
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
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
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直而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

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為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餘人克秦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興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為招討使以全節為副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為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襦謁其縣令州里以為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皇甫遇常山直定人也為人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高祖勝中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歛為務質左多解官是去以辟其禍晉高祖特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為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隴州出帝以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為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貴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太子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御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遭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為虜所圍遇馬中箭前而踏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為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

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執其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惟遇視虜無報比身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破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酋直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杜重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威已矣夫款契丹大兵幕中采召諸將列坐告以略虜遇與諸將惟然不能重威出降表遇等儂以次自書姓名節靡止解甲山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嗚呼染亡而敬判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由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幾於奔城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免而見室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僥倖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諱也豈不重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
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常為
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為護聖
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
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
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
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寬宥之饑民愛之不
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隣盟拜彥威北面
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
與安大妃同宗出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言及卒太
妃臨哭人始知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倉州饒安人也少為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下

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

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

高祖衣與俱避至劉李河而追兵日及瓊浮水先至南岸

高祖至河中流馬踏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

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

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為牙

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為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其厚而

不與之官爵瓊亦戀戀久之拜相中州刺史出帝時為

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

使又為護聖石廂都指揮使晉出契丹入京師以瓊為威

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嚴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其父游豪俊事高萬金

與史弟

與史弟

為部曲其後為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
七戶出一卒為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
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為留後晉
高祖即位即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能讞為人多智陰
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
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為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
其利百倍且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甚
多景巖使讞朝京師讞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
乃移景巖邠州讞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
又徙武勝景巖乃悟讞為賣已遂誣奏讞隱王帶讞坐
貶商州上津令讞懼景巖邀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
景巖敗武勝太子太師致士居華州契丹入師以問
密劔延州景巖還故里而州人遂密立高允權允權妻
劉氏景巖孫女子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愛項司家
族畜牧近郊尤富高允權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
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
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
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
翁也為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驍將唐莊宗攻范陽
 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勸其弟存矩為新
 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郭相拒於莘召存矩會
 兵擊郭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
 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
 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為側室文進以其大
 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因幽亂軍殺存矩反攻新
 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
 即位文進自平州率眾數萬歸唐明宗得之甚甚以為義
 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為上將軍

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懇不
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光副使杜重貴送
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
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
將士皆拜拜為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為天威統軍宣潤節
度使又進身長七尺狀兒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
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紉工作無不
備契丹由此益強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
燕趙人無寧乎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左橋關至幽州
輟兵斥候常苦鈔奪為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為之也及
其南奔始屈身晦亦務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
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
偏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為唐明宗所養以驍勇
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彰武軍節
度使在鎮務為貪負累罪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
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
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斬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為右
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
瑛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
為唐州刺史又以信諭前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
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
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西走為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
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

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
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
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
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明
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為
選庶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
金全客胤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
山都遣善射者督城射晏球中堦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
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
天下之中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
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庶士也為人如
此豈有窮乎仁沼仁沼者仁直內二召而遣漢榮漢榮聞
之殺使入殺令圖而酌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福五年夏
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
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
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
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昇高祖發兵二萬授全節討之
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汭川引頸北
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為大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
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為昇潤州節度使與香文徽等出沐
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
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
滅梁以為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

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京左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
榮妻孟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從厚年少
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
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李何思
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
利器械以爲備馮贇事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
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爲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
元路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劍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
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
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其哀外兵聞者
皆悲之而虔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劍思權因呼其衆
曰路王眞吾主也即擁軍士入成卒軍門思權已降亦麾
士軍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用權暉暉入見從珂思
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
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驗從珂即書
曰可郊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
爲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
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爲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高祖
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曰廢帝暉不可與名潘乃以爲
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罷罷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
書召暉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所殺于道有子勲
王弘贇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州刺史
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路王從珂及於鳳翔擁兵東至

陝敗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
將朝于京師駟呼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
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路王
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
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贇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
馳騎前見弘贇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贇曰
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
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贇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
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
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
高祖且以弘贇具語白愍帝曰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
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婿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
及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取財反刃之刺高祖高
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
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贇奉帝居于州解弘贇有
子密為殿直愍帝入立遣密持燭與弘贇初愍帝在衛州
弘贇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
弘贇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悽愍帝受之由是日獻
一觴及密持醜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殞弘
贇後事密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食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畧知書通於吏事為唐
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食父為兵部尚書守光
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為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
轉運使馬勗宏辟審父判官王景安球討王都以為轉運供

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後為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衣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父復為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為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為一拜審文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且得益租審文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為軋為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父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能還功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父為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堯守京師漢高祖起於我太原從堯乃召同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群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劫守而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父進曰余燕人也今為燕守城當為燕謀然事勢不可為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父不用隱帝時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為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復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

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
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
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
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為武勝軍節度使漢
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見
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為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
為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
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為吾用則
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
晉兵為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為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
兄弟皆叛乃奔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為
先鋒者指揮使思繼為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為後軍都指
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古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
勢傾一方為慮患者必高氏也且善為防克用留晉兵千
人為仁恭備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責其
仁恭仁恭以高氏為訴由是晉事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
兄某之子行珪為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
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為武州刺
史其後守光背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
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
為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
行珪于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
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亦叛之

吾當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
行珪城中食盡累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
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亟具父老皆泣頌以死守是
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緝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
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
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
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
數規諫之行珪不聽啣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
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
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
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
下初爲裨將道德約無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也
日必力事官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龍軍州
行周將前軍夜遇兩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
也鄆人情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
鄆人方覺見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
宗時從平朱守殷克于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
歷鎮彰武昭義曹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
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
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會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
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留蕭瑄守汴又棄去召唐故許王
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元聖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
行周嘆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
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

卒贈尚書令追封奉王有子懷德

白拜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為軍卒唐晉之間為護聖
指揮使契丹犯京師拜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
荅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為里烏居未幾去鈞何福進等
謀逐麻荅使人召拜榮拜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
共攻之麻荅走諸將以拜榮名次最高乃推為留後拜榮
出於行伍貧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
拜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其李穀謂曰
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家麻荅者乃眾人所為
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崧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為
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拜榮默然乃
上而宋拘管事麻荅者取其財鎮人謂之曰麻荅漢高祖
且位拜拜榮之弟後遷義成軍節度使拜榮還京師周太祖

以兵入京師軍士攻拜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
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而見公乎乃斬
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為
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于都拜秦州刺史從擊于契丹為
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
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
之沒字碑晉出帝以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劫契丹犯京師會
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
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啜飯
處叔千拜拜乃以為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

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
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子家貨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
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雜傳三十七

宋臨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次舟校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個儻有膽氣梁
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
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
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
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
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晉竊奔滅晉遣光
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
左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克街使周太祖入立拜
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為人沉默多
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

蔽風雨雖時親族鹿衣糲食良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
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為意
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
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州人也為劾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
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
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安平
蜀思讓變興二州刺史重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瑋軍
至劍門劍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他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
盡會是日高祖班師拜暉滑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
遣暉罷滑州不克遂入於魏為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
軍節度使又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
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開以出轉輸供給
民不堪役而流亡其眾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
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服其侵奪然
後庸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京師節十餘區多出俸錢民不
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堂項拓拔彥超其為
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為上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
置之為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
部族爭以羊馬為市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
得夷心反以為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乃召為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須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已意是
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質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
靈武時王人溫鎮靈武夷落心大為患暉即請曰今

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衛乃募得
兵千餘人行至梅戍某番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
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
取諸腰間若將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
之裨將樂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
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
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壁壘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
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
凡十餘年因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
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魏州人也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留
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無賴

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重有河北兵也魏軍甲
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
軍又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
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
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
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
不可彊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
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
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
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
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欲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

魏家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禮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
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
京師在禮已秉旌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其
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與我乎不然禍起
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
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劫六州犯關暉率其州人奔于江
南李景以為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
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
都監姁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體衣之賜以金帶
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累
遷指軍中官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岌兵至
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為貝州行軍司馬出
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壕寨使契
丹城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為鄧州行軍司馬
後為公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計殺入景
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
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
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前以
兩手抱吏呼冤請誦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
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蜀為私畜兵
吏索之惟一衣笥車籍簿薄而已吏閱而寬之景思請械
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
見弘肇頭先下獄明景思不及弘肇悔之送知權獄中日

勞以酒食景惠既械就道頽臺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
肇乃鞠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惠後從世宗戰高平
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為効順指揮以景惠為指揮使
復從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
兵攻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鄉
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中有
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惟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
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為軍校高祖鎮河東
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
俞親愛冬更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
右相都指揮使拜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

二年秋作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子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巨叩歎曰其哉
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大悍以文列卒地封
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所託滿出於一時之
幸然猶必以首橫身敵陣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
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旌纛荷其甚歟豈非名器之
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
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倂倂未始不有而充多於亂世既其
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
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
上易君代國如更戎長無異羊豕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
進等者豈足消哉易否夫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

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子其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軍，後為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以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于會澤。思遂棄旌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儉，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遭漢以取富，思周太祖已即位，母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二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啟曰：臣居宋末，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詔宋州來歸除之。思居吉州，論生得大歸，下洛陽，交協中書令。

孫方諫，黃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倚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保人推以為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遊奕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迎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為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至洛，得疾徙鎮鎮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三十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王受盛等校

王峻字季岑相州安陽人也其父曹為樂將峻少以善歌

事梁節度使張筠居莊宗已下魏博筠奔相州走歸京師

相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

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

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

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其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

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

從義討趙思紹以峻監其軍思紹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

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

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

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滑州返軍鄜京
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贊于徐州而漢宗室蔡
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
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贊而
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監脩國史劉晏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
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晏峻至陝州
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程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
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晏兵銳亦未可當
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若而有得爾自陛下新即位四方藩
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與之州晏容彥超反迹已
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

還具道此言是時太祖已下詔出師聞峻言遂自提其

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家院峻
喜謂其屬曰蒙家院晉絳之險也身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
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晏聞周兵大至即解去
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晏不及而還
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率眾逐晏峻與太祖俱起
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
期於必得或小有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
長於太祖一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
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偏裨太祖初即位謙抑
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
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請鎮未為保薦居數日諸

鎮日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
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
是致臣有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
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嚴言
嚴罵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謂勅從之峻聞太祖且
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
賜予甚厚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
用此為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
對峻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人訶且鎮又
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勅從之又請用顏行陳同代
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
論請不已語漸不遜且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
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為朕行峻乃止太祖遂不能忍明
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
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半于貶峻已被黜太祖
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某曰曆請之史
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洩得罪峻敗後李穀監修
國史請命近臣錄禁中書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
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名人也少為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
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
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
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
之殷即取杖殺婢俟自答於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

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元終喪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
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
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
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
那準乃以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
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
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
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
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庫儲蓄豈少耶汝爲國家用足矣
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
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
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夕殷來朝殷
握柄職當整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
太祖卧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
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
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
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爲効節軍使遷長劍
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
者充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
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
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
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

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
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
力有事何以禦國漢高祖時復為秦國右廂都指揮使漢
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
節度使為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
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
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
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為隨駕都部署及班師
以為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
五贈侍中謚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及知祥僭
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皆戍入于蜀孟昶以
環為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宏討攻秦鳳
州數為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
家而敵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慙焉乃決
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
爭糧道景宏知其來命掛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
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
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
城堡者皆潰初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傳以兵接環未
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傳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處傳遂
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三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
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之降環獨堅守吾數
以書勸之而環不答至於力竭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

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
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為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
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
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為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
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
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翼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
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
績邊錡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
時賜與甚厚明年又率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為阮雲中人也
其父嗣倫為麟州刺史從阮為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
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為牙將後以為府州刺史遷相山節度
使契丹賊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併州節度遷相州團練
使兼鎮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
行營馬步軍都虜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
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即拜從阮子
德晟為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
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蓬文盛高麗傳海舟校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誦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所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駑才果悞子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鎮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勳舊與伶人景進相為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宋友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殷祠祭明宗動

五代史記卷五十一

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
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潘無與禍會也明
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莊
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由
興教門以入莊宗亟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
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懋北邙
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
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
月明宗詔華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為征吳或以為東諸侯
有屈彊者將制置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
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關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
劫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

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
將反也乃曰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

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作為洛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為汴州富

人李讓家僅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為子是為朱友讓其僮

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晉李繼

勳以潞州叛降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為刺史

梁亡璋事唐為邠寧節度使與郭勣示韜相善示韜伐蜀以

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

平以為劔南東川節度使示韜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

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為唐用而能制

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為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賫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誣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憍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劔門關為七砦在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濫留之獲其外者覆以鐵籠人多之或剗肉釘面部剖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管家州璋攻管州執李二知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又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原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實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為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

康肅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
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函見莊宗致之且曰今
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
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
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
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
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
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
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友延光曰守殷反迹始
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
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
五百晨昏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
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先入猶執戰殺
傷其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中爲成德軍節度
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
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二萬五千明宗撫髯歎曰吾兵開
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十千莊宗取河北與
梁爭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二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
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
五人二萬五千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
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
旌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又不克
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緩銀二州之人皆
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

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疑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疑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疑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其議藏窟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首於路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大廷壽除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未弘昭馬贊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身說明宗勿濫王及昭馬帝用之及昭馬贊皆及禍以死未帝復詔延光為樞密使拜官武節將軍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常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內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事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畧異志嘗出豐高祖起太原未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掎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尉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

而取其家貲鉅萬計置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
其妻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
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采其首以成禮者
俱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
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欽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拒黎
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湖梁
攻之欽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
飲食自若軍士苦大執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
謀誘欽等渡河半濟山擊之兵多溺死欽暉退走入魏閉
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恭疾不能興欽乃陰召
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欽等
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彊多矣

如延光已引我商況欽等見唐引行

欽等決意

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欽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質表
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
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欽前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
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
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
祖亦悔悟二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
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日來朝因獻詩老
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
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昌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
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
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

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後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
特道有契丹使至此朝皇帝問晉魏博反臣何在恐晉不
能制當鏢以來免為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
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揚光遠留守
河南五尺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
乃挈其奴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貨果圖之因
奏曰延光反覆多咎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
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
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
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
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貨高祖以適會其息
不問為之輟朝贈太傅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膠家

漢詔許歸葬并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秘
喪殺董溫其取其首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貨為光
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思延光及時有李彥詢者為
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詢附之從賓敗彥詢奔
于魏延光以為少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
詢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
彥詢以招之彥詢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
彥詢房州刺史大臣言彥詢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
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為
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
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

安於為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
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
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因愛日以薄其習義而遂以大壞
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害不可勝道也
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均嘗
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均不自知為大惡而高
祖亦安焉不以為恠也豈非積習之久而習於是歟語曰
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
彥均之惡而恬然不以為恠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
世不知為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為絳州三州刺史北面水
陸轉運使權州團練使晉高祖特為左監門衛上將軍繼
英子婦温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繼英延沼兄弟廢居
于許心常然望及范延光又繼英有弟為魏州子城都虞
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
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清延交
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裴從簡以延
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為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
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憐之
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温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
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
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温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沼兄
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為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

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
撫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
以爲不可重榮業已許頴母兄謀共殺頴以止之重榮曰
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
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
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
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
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
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傷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
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
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
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
也是時高祖與太子爭太子勢弱高祖奉之愈謹
重榮憤然以謂謂中國以尊吏執困已散之民而充無厭
之欲此晉萬世耻也數以此非謂高祖劫用使者往來過
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正時吐軍白氏
役屬劫舟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
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命許多爲好辭以
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
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
卒約之因招集亡命謀民種釋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
殺指揮使貫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
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
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貴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

榮既僭侈以爲余畜代衣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元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復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器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沁河党項山前後逸利諸侯首領皆遣人送劫舟所授告身職牒加職來歸款皆號泣告乃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昭宗嘗將等本自動於及居官貴沒身虜塞酷虐不勝介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責以遣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虜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正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朔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其母又以其母又以其母母卜之指其堂下播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

馬也。高祖之後，漢文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即君出則以為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其惡之，然不悟也。其父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禦。數日，又親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人懼，退入于鞞。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公是冬大寒，清兵饑凍，及見殺無子，潰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西水礮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軍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

為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昔事唐，為騎將。從進初從

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鎮州刺史明宗時

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穀，自立於夏

州，從進嘗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徙領順化為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路士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

馮贇，送款於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

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如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軫。潘鎮多務過為

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日安，或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

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

范延光反鄴從進已畜異志恃江為險招集亡命益置軍
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
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為表裏嘗曰祖惠之謀從從進使
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幸河州
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
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為官死副使居京師
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
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
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
使者反迹見高祖為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
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
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鄴王
何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且遂設知麟以反鄭王以

空名敕授李建崇部軍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
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戰以為神速復為野人所燒遂大
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曰相惠其有周圍之踰年糧
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
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為防禦贈令謙忠
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澄啜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
阿檀為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
遂廢不用久之以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成瓦橋關光
遠為人酒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辨智且長於吏事明宗時
為媯瀛薊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

劫契丹大將前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
求前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則刺
等皆北狄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
事歸之豈五利也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五好豈相負
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前刺等
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
兼北面行營都虞候御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
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為契丹所
敗退守白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
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
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請已猶為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
酪食二萬匹我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
曰懼才曷言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罪入蕃德光曰吾國
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心曷言高祖以光遠為官武
節度使付御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懼懼之
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
在富貴蓋不足也惟不及張牛鐵刃得其所以常為愧爾
由是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
使又之不能上高祖卒用佯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
兵在外謂高祖畏己始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子
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
樞密使桑維翰患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
擅權維翰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
留守兼鎮河陽有兵職光遠如大怨劫陰以寶符奉契

丹訴已為晉踈斥所養部曲下今挽法犯禁河洛之間甚
於家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
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
屬數十甲山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
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
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而承
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為蒲州刺史遣使者賜以
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及召契丹入寇陷貝州
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
漕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雲儀謀討軍中謀曰今不以重
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
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
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自守之契丹大
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長大敗與晉次戰戚城亦
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迪討光遠嬰城固守
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
光曰皇帝恨光遠耶其子承勳守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
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大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
宜具符時符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王濤親
將杜延壽楊暉明等承勳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
信承祚皆歸關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
為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為不可乃
敕李守貞使往處置守貞遣使告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
家延祚至其弟光遠方閉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

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
願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
丹使爾家世世為天子我亦望以官軍具終身而反負心若
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為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
使人召承勳至京帥書其劫父縛而食之乃以承信為平
盧侯郎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
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
雷電擊折之阿啜啜初非姓氏其後改名城而姓楊氏光
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
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為之語
曰自古未有禿居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為笑然而名
夷狄為天下自禮平滅晉氏屠虜中國者二十餘年皆光
遠為之也